

閒話梁啓超

(續完)

謝 康

雄蒼沈鬱義正詞嚴

梁任公的家鄉，是廣東新會縣南鄉的熊子島

茶坑鄉，這地方距離南宋亡國時丞相陸秀夫背負着幼主帝昺一同跳海自殺的崖山（一稱崖門山）僅有十幾里路程，遙遙相望。任公「三十自述」稱：「余實中國極南島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遷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會定居。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崖山和熊子島，同屬於新會縣，因為宋朝最後亡國可資紀念的地方；而梁氏家族又由逃避蒙古人的統治，輾轉遷徙到這個地方來，他們的民族意識，相當地濃厚。崖山遺恨，時刻蘊藏在他們的心裏。宋遺民詩人汪水雲（元量）在燕京，見文天祥丞相成仁就義，以忠孝白天下，乃作「文山人事畢詩」云：

「崖山搗得到燕山，此老從容就義難！生愧夷齊尚周粟，死同巡遠只唐官。雪平絕塞魂何在？月滿通衢骨未寒。一劍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與人看。」

這首詩從崖山寫起，事實似略有錯誤，因文天祥戰敗被擒是在潮陽或惠陽，而不在崖山，（後來張宏範追宋主帝昺到崖山，陸秀夫才負帝跳

海死），不過，據天祥所作過零丁洋詩，零丁洋屬香山縣，離崖山不遠，大概文山被俘後經過此地，汪水雲乃認為在崖山被擒，可見崖山在當時很著名了。又元末山陰人張憲崖山行略云：

「三宮銜璧國步絕，燭天炎火隨風滅。閭閻海道續螢光，力戰崖山猶一決。：猶有孤臣臥小樓，南面從容就刑戮。」

這首詩說到宋室的君臣從海道到崖山，還作出最後一次的抵抗。國亡後還有許多忠臣義士，拚頭顱，洒熱血，捨生取義，視死如歸；為的是要保存民族氣節，和個人的人格，為後世子孫，留下一點復興民族的精神基礎。（參看拙著「宋末愛國詩人及其民族思想」見文藝論集。）

梁任公生長於這樣一個富有歷史紀念性的漢民族對異族抗戰的崖山附近，其愛國精神的健旺，和這個地理環境，不能說沒有關聯吧？試讀他的愛國歌第一首：

「泱泱哉，我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為一家，物產沃腴甲大陸，天府雄國言非誇。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尚崛起，况乃堂堂吾中華。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

，雄飛宇內孰與倫？

「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四首錄一)

其餘三首起句分別是「芸芸哉，我種族！」「彬彬哉，我文明！」「轟轟哉，我英雄！」對我中華文明古國和歷史上的英豪聖賢，讚揚備至，其愛國保種的精神，充分流露於行間字裏。又讀陸游詩集云：

「孤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名。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

(二首錄一)

任公以書法著名於當世，影印成書的墨蹟，除手寫的「南海先生詩集」四卷外，有「梁任公詩稿手蹟」。所著錄的詩，一百零六首，（經康有為評點的），大部分是他在二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後亡命日本時的作品。其中第一篇為「朝鮮哀詞」，計五言律詩二十四首，康有為認為「沈鬱雄蒼，義正詞嚴，上承小雅，不愧詩史，其詳瞻亦前無古人，詩至此，觀止矣！」全詩甚長，不能盡錄，錄其首尾二首，以見一斑：

「時運有代謝，人天無限悲！哀哀箕子祀，惻惻黍離詩。授楚天方醉，

存刑事盡疑。蒼茫看浩劫，絕域淚空垂。」（以上第一首）

「稿餓還愛國，奇愁欲問天。還流觀物化，孤憤託詩篇。夢斷潮空咽，魂傷月悄然。勞歌雜涕淚，今夕是何年？」（以上第二十四首）

朝鮮原為我國的藩屬，甲午戰爭後，對日馬關條約由我方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實際上却是受日本的支配，承認日本的霸權，同時由我國割地（台灣）賠款，種種苛刻的條款，使我國損失很



梁啟超晚年的照相

大，瀕於滅亡的邊緣。於是康梁等基於愛國的熱誠，乃有公車上書，請求變法，及戊戌維新的一幕（一百天的悲喜劇，慈禧和光緒鬥法）。任公的哀朝鮮詩和他的好友黃公度（遵憲）所作哀平壤、哭旅順諸篇（見人境廬詩草），都是當年傳誦一時的愛國傷時的詩史，可媲美杜甫的北征、諸將、秦州雜詩、哀江頭及哀王孫等名作，真是如同任公所說：「稿餓還愛國，孤憤託詩篇。」的血淚語。南宋愛國詩人鄭所南（心肖）有句云：

「徹骨卸冤痛不知，語聲帶咽吐新詩！」

這大概就是熱愛國家的民族詩人如梁任公、黃公度之流的憂時憤世的心境吧。

任公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西元一八九八）八月逃亡到日本，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已經歷十四個年頭之久了，初來時是一個二十六歲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到辛亥二、三月來台灣旅遊作「遊台日記」時，已是四十出頭的中年人了。中間除為唐才常起義事秘密回過上海一次，並為保皇黨籌款事到過美國（檀香山）及澳洲聯絡華僑外，幾乎全部時間，留在日本東京都辦報紙，寫文章，很受華僑的歡迎。由於他的刊物「清議報」和「新民

叢報」先後出版，銷路都很好，同時發表「康有為傳」「戊戌政變記」等長篇連載的大作，惹得慈禧老太婆大為光火，懸賞十萬兩銀子（大約等於現在四千萬元幣以上的價值），購買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腦袋。因此，十餘年來任公雖避地他邦，行動仍不得不特別審慎，否則隨時可能有生命的危險。直至民國元年十月，他才由日本回國，有東歸感懷詩七律一首云：

「極目中原暮色昏，蹉跎負盡百年心。那堪熱淚三千斛，換得頭顱十萬金。鵲拜故林魂寂寞，鶴歸華表氣蕭森。恩仇稠疊盈懷抱，撫髀空吟梁父吟。」

這首詩的第四句「換得頭顱十萬金。」就是指慈禧出賞格要殺死他的故事。至於第五句「魂寂寞」當係指故友譚嗣同、唐才常等的亡魂。第六句「華表鶴」則係借用丁令威的故事，暗示許多親戚故舊都已死了。干寶搜神記略云：遼東城有一華表柱，有一白鶴飛來集於柱頭，並唱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累累！」按此當係仙家假托之語，史家稱諸葛亮好為「梁父吟」，一作「泰山梁甫吟」，言人死葬此山下，則此詩亦屬於輓歌之類，為哀悼死者而作的。

詩中有畫清麗纏綿

任公由日本歸國之前，曾受林獻堂的邀請，於宣統三年暮春三月清明節前後有台灣之行。他

在日本奈良與林獻堂認識，二人一見如故，「任公詩稿手蹟」中有「贈台灣逸民林獻堂兼簡其從子幼春詩」七言古風一首，原詩很長，其末了數句云：

「……河梁十月水清淺，霧峯遠接蓬萊紫；行將買棹從君遊，更接清談挹蘭芷。頗聞阿咸（按指林幼春）最秀拔，磊磊羅胸皆文史；為言置酒無算爵，待我相與澆塊壘！」

詩中的「買棹從遊」即已表示接受邀請，乃於陰曆辛亥二月二十四日，偕女兒梁令嫻及友人湯荷庵乘日本郵船「笠戶丸」出發，二十八日，抵鷓籠山（即基隆），有詩十首，錄其二首云：

「萬丈霞標散霧珠，海中湧出日如盃；嬌兒拍手勤相問，得似羅浮日觀無？」

「一番香魚鳥似相親，滿眼雲山綠向人。前路欲尋瀧吏問，惜非吾土忽傷神！」（按自乙未割台，已十七年了）

任公抵台後數日，適逢三月三日脩禊節，遺老（即不願作順民的台灣知識份子）百餘人聯合設宴於台北故城內舊芳樓，任公賦七律四首答謝云：（摘錄其第一及第四首）

「遠遊王粲漫懷歸，卻踏天涯訪落暉。花鳥向人成脈脈，海雲終古自飛飛。尊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

！」「刮灰經眼塵塵改，華髮侵顏日日新。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餘生欲飲嘗杯酒，對面長歌哭古人。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樓風雨紀殘春。」

這些詩句，極酸辛悲痛之至。任公為反對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的愛國詩人，曾因此而公車上書，冒險犯難，流亡海外，而今十七年後在台灣遭老歡迎會上對酒高歌，真有「尊前相見難啼笑：豈緣漢節盡沾衣」的感慨了。

任公在台北，看到台北故城被日人拆卸後剩餘的幾個城樓，追懷劉壯肅公銘傳建設台灣的偉蹟，作七言長歌一首，語甚悲壯。此外有「斗六吏」「墾田令」、「公學校」詩古風各一首，譏刺日人治台的虐政。另有酬林痴仙，贈林幼春及林獻堂七律各一篇。獻堂建築萊園以奉養其母夫人，任公對他更為敬佩，故其贈詩中有「滿眼雲山隨宴坐，百年花鳥答春暉」之句云。（末句引用孟郊遊子吟「報得三春暉」原意）

任公到台中約逗留十日，與樸社詩友們唱和，受林獻堂殷勤招待，住在萊園的五桂樓。萊園這個名稱，係沿用老萊子戲綵娛親的故事而來，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孝道精神的表現。現在台中霧峯的林家花園中的萊園中學，仍然保存萊園這兩個字，以留紀念，花園佔地約二甲餘，雖屬舊式建築，而別出心裁，幾可與台北板橋林家花園媲美，此地有宮保第、景薰樓、五桂樓、考槃軒、夕佳亭等建築物及荔支島、萬梅庵、千步磴諸

勝蹟。十年前，霧峯林家女婿吳自勉兄曾經引導我去參觀過，惜房屋多已破舊，或荒廢不修，五桂樓今已改作中學生宿舍，非復六十餘年前梁任公小住該樓時的舊規模了。故家門巷，斜照夕陽，經不起世變滄桑，真令人不勝感喟！

任公有萊園雜詠十二首，寫園中景物，清幽可愛，茲選錄六首，以供讀者欣賞，並使遊萊園的人，得一些參證的資料，亦可比較其今昔景況之不同，其詩云：

「媚媚華月霧峯頭，泛泛風光五桂樓。傳語王孫應好住，海隅景物勝中州。」（五桂樓）

「一灣流水接紅牆，自憩園陰納午涼。」

「遺老若知天寶恨，新詞休唱荔支香。」

「荔支島，上有歌台。」

「小亭隱隱到黃昏，瘦竹高花淨下喧。最是夕陽無限好，殘紅蒼莽接中原。」（夕佳亭）

「溪紗澆罷月華明，荷帶蒲衣各有情。我識蓬萊清淺水，出山原似在山清。」（搗衣澗）

「春煙漠漠雨瀟瀟，劫後逢春愛寂寥。誰遣蜀魂啼不了，淚痕紅上木棉橋。」

「木棉橋，橋邊有木棉數株，橋下即搗衣澗。」

「綿綿列岫煙如織，曖曖平疇翠欲流。好是扶筇千步磴，依稀風景似揚州。」

「好是扶筇千步磴，依稀風景似揚州。」

。」(千步燈，其下為夕佳亭)

以上是任公萊園雜詠中我最愛讀的六首，真是詩中有畫，清麗纏綿，憂深慮遠，不僅是流連風景之作。萊園中學至今保存任公手寫這些詩的墨蹟，以資紀念。筆者遊萊園時，校長林攀龍先生(亦為傑社社長)讓我看到任公的墨寶，我非常高興。任公於清明節後數日離開萊園，因追念台南郡治南門外桂子山「五妃墓」的故事，作桂園曲長歌一首，其最後四句云：「天涯盡處晚濤哀，刮骨酸風起夜台；莫唱靈均遺襟曲，九疑帝子不歸來！」按此處所說的「帝子」，係指明故寧靜王朱術桂，卽五妃的丈夫，五妃於鄭克塽投降時，與寧靜王俱自殺而死。(原詩及序言，詞長不錄)

「台灣雜詠」十六首，亦係任公的傑作，其第一首云：

「千古傷心地，畏人成薄遊，山河老舊影，花鳥入深愁。入境今何世，吾生淹此留。無家更安往，隨意弄扁舟。」

其第五首遊北投詩云：

「幽尋殊未已，言訪北投泉。大壑陰陰轉，清流曲曲傳。玉膏溫弱荇，溪水澹霏烟。若憶華清夢，無聊閉閣眠。」

筆者卜居北投，已十三年了，每讀此詩，倍感親切。原詩有小序云：「北投山，距台北府治二十里，有溫泉，景殊幽邃。沿溪數里，噴烟若

霏霧。」可惜今天的北投，重樓傑閣，形成都市化的氣象；特別由於新北投公園附近，有幾十間「特種女侍應生住宿戶」(娼妓公寓)，所有的大旅館門庭如市，羣鶯亂飛，溫泉猶似舊日的溫暖，風景却不如六十餘年前梁任公來遊時那麼「幽邃」了。

任公的詩文，固久已馳名海內，他的詞也有功力，雖不多作，亦自成一家。如賀新郎(卽金縷曲)一首云：

「昨夜東風裏，忍回首，月明故國，淒涼到此！鴉首賜秦尋常夢，莫是鈞天沉醉，也不管人間憔悴。落日長煙關塞黑，望陰山，鐵騎縱橫地，漢幟拔，鼓聲死！物華依舊山河異，是誰家莊嚴臥榻，儘伊鼾睡！不信千年神明胃，一個更無男子。問春水，千秋何事？我自傷心人不見，訪明夷，別有英雄淚。鷄聲亂，劍光起。」

這是任公留東京時所作，愛國情懷，充滿了行間字裡。

任公的好友譚嗣同著了一部「仁學」，化名爲「台灣人所著書」，曾於甲午前後兩度來台遊歷考察，頗欲有所建樹而未果。戊戌政變殉難前，他本可逃而不逃，可不死而死，必欲以熱血喚醒國魂，真是古今來的奇男子，和文天祥、謝枋得及黃花岡七十餘烈士一流人物。任公遊台，以詩紀念嗣同云：

「西北濤頭起，故人曾獨來。辭新謀

識苦，橫海壯心摧。碧血隨青史，名山託古哀。欲尋舊遊跡，溽雨長莓苔。」

讀此可知他們二人企圖救國救民的苦心孤詣，此物此志，亦可留紀念而垂不朽了！

任公遊台旬餘日，計成詩八十九首，詞十二首，可見他詩才的敏捷，詞意的佳妙，限於篇幅，未能全錄爲憾！連雅堂編的「台灣詩薈」將這些詩合輯爲「海棠吟」，惟與「飲冰室合集」所載稍有出入。

生平著作千餘萬言

任公活在人世上，僅僅五十餘年的彈指光陰，但所發表的詩文，已有千餘萬字，而其實際活動，由旁人記述和評論的，更何止幾千萬言，受他影響的，又何止幾千萬人？他的生平，絕非短文所能備述。

筆者有幸，於民國五年，已見過任公先生的廬山真面目，其後七載，卽民十二年，某印書館出版鄭振鐸編小說月報「中國文學專號」登載任公寫的一篇「釋四詩名義」，同時發表我的兩篇拙作——「西廂記考證」及「蕭統評傳」，得附驥尾，殊感榮幸！近年台北某些書店，愛炒冷飯，翻印此書，題名：「梁啟超等撰：中國文學研究」加以若干插圖，大登其廣告，據說：由於任公名氣大，銷路頗爲不壞，附誌於此，也算是一次文字因緣罷了。

六十七年青年節，於台北、北投。